

艾青,我的一画之师

林锦泉

艾青,真名蒋海澄,是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诗人和画家。一首《大堰河我的保姆》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928年,他初中毕业后考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学院绘画系,深得院长林风眠的欣赏鼓励,后去法国深造,回国后加入左翼美术家联盟。20世纪60年代初,一次偶然巧遇,他竟成我的一画之师。迄今,事已过去62年,仍如碧波中的白帆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1962年夏天,年方19岁的我正求学于金华师范学校,平时喜欢习画,和学校的图画课教师蒋海澄结下了不解之缘,渐渐成了我的良师益友。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携一幅《放眼洪涛过婺江》的水彩画,来到蒋老师家请教。巧逢蒋老师正与一位五十开外的中年男子在促膝谈心。见到我,蒋老师起身搬来一条方凳,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并向我介绍:他是我哥哥艾青,正从新疆归来,看望我这个弟弟。然后,他指着我向哥哥介绍:小林是我校学生,课余喜欢跟我学画。

早有所闻,蒋老师有位兄长叫蒋海澄(即艾青),是为祖国和人民而燃烧的诗坛泰斗,我心中久仰的偶像。昔日我们远隔千里,今日却近在眼前,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惊喜与激动,不禁油然而生敬意!

我与艾青素昧平生,这次在他弟弟家里不期而遇,实在是万万没有想到,真是三生有幸啊!打量眼前的艾青,五十开外,身材修长,穿着白衬衫、青裤子。一头黑发往脑后梳理更显得额际的开阔,浓眉下双眼炯炯有神,充满着智慧,丰盈的鼻下唇沟分明,厚实的嘴角微微上扬含笑自在。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张和善敦厚而聪慧的脸庞。此时,我仔细打量兄弟俩的长相,

实在是太像了,叫我惊叹不已。

为不打扰两位同胞手足难得的相会,我准备改天再来,正欲告辞,蒋老师却拉住我的手说:晚饭时间快到了,难得今有一只老母鸡佐餐,咱们有口福啰,你就陪我哥哥一起共进晚餐吧!蒋老师说罢就做去了,还吩咐哥哥给我看看水彩画,指点一下。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我真是太幸运了!

当年7月正是多雨季节,我登上八咏楼,放眼三江六岸,洪涛湍急,心潮起伏,顿时脑际浮现一代词宗李清照当年避难金华时所撰千古绝唱《题八咏楼》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的诗句,创作了一幅题为《放眼洪涛过婺江》的水彩画,描绘了波涛汹涌的婺江。艾青叔叔耐心地听完我的构思作画过程,便仔细端详起那幅水彩画。他先是肯定我的选题不错,继而指着画作与我讲起绘画的透视规律:放眼远眺不仅要注意近大远小,还要在画面上把握好层次、浓淡、虚实和疏密,彰显画面的立体感。

小林,水彩画的特色是清新、明快,适宜静物写生。你要是改用国画写意手法去表达,是否会更能展示你的亲见亲历和李清照气势恢宏而宛转空灵的诗意呢?他谦逊地跟我磋商。

让我们重温一下历史:南朝齐沈约(时任郡太守)有《登玄畅楼诗》(即后来的金华八咏楼),内有诗句:岸险每增减,湍平互浅深。水流本三派,台高乃四临。这是作者当年登楼远眺所见的婺江情景。到了绍兴四年(1134年)九月,李清照为避乱辗转来到金华,正是宋室南迁临安之际,金华地位尤为显著。史载,其时婺江,帆船如织,航程辽远。李清照的诗正是当年婺江生动的写照。

小林啊,你登上八咏楼时看到的是洪水猛涨时的婺江,此刻的帆船为安

全起见,应是泊婺江岸边吧,画面是否应有所体现呢?接着,他循循善诱,滔滔婺水流经巍然耸立的万佛塔,浩浩荡荡穿越巍峨的通济桥奔涌西去。在岁月的长河里,此塔此桥从来都是金华历史上最具标志性的建筑。登临八咏楼扶栏远眺,两者均在视线范围内,能在画中恰当布局,加以描绘,是否更能体现湍急整水的方位,使画面更丰盈、更具历史的厚重感呢?

哎,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些呢?艾青叔叔打开记忆的闸门,紧扣画题,抓住要点,倾心点拨,其深厚的历史文化,丰富的想象力,让我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浮想联翩,获益良多。

开饭啰!此时,蒋老师已端上几个菜,风趣地招呼我们用餐。说实在,从没见过大世面的我在诗豪、画家面前用餐还真有点拘谨、紧张。蒋老师举着公筷,先给远道归来的哥哥夹去一只鸡腿。接着,他又夹着另一只鸡腿:小林,你也尝一只。说罢,他硬是摁在我的碗中,不容推辞,让我受宠若惊。

吃完晚饭,夜幕渐渐降临。这是难得的一堂启人心智的图画课,春风化雨,谢谢叔叔!我紧握两位平易近人的老师双手,依依告辞。一步一回眸,只见兄弟俩还站在门外频频挥手送行。两位兄弟画家如此礼贤下士,让我沉醉在无比感激和幸福之中。事后,我反复梳理艾青叔叔推心置腹的一席话,重新创作了一幅《放眼洪涛过婺江》的写意国画。令人惋惜的是没有机会得到艾叔叔的耳提面命了。否则,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时光荏苒,半个多世纪弹指而过,艾青叔叔当年谆谆教我画画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那肺腑之言、独到见解不时在脑际萦绕,令我终生难以忘怀!

一生襟怀日月明

——忆永康一中胡明老师

□程望槐

近日,我在整理旧书信时,突然看到永康一中87届文科班政治老师胡明先生在2011年9月寄给我的一封信。我真展读,万分感动,眼前依稀浮现起严谨、方正而又幽默风趣的胡老师的身影。

那天,胡老师随信夹带手写或复印的文史剪报资料给我,供我和孩子学习参考。他还关注到2011年9月9日《永康日报》6版刊登的是我和永一中师妹杜画合写的报道《十里牌村尊师重教蔚然成风》,称赞我是“东城街道的一枝笔杆子”。校友施东红、应桂东深情回忆胡老师常来办公室送剪报资料的场景。

有一次,胡老师和师母程玉林(退休老师)一起给我送来一些剪报资料。看着他颤颤巍巍的身子,我劝他多在家休养。

2015年4月10日上午,当得知胡老师在丽州桥头摔跤后,我当即和老婆一起赶过去,送胡老师回家。我在朋友圈发布消息后,1987届四班同学陈亮向我提议:发动下学生们,成立一个陪老师散步的义工团体。按照老人的生活规律,组织有空闲的学生们轮流陪同聊天、散步。

2015年10月5日下午,胡老师在家中溘然仙逝。在胡老师追悼会上,我看到很多他昔日的学生来送行。

胡老师于1947年师范毕业后,在慈溪等地中小学任教。1974年、1976年被借调到浙江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任编写员。1979年、1980年8月任缙云县教育局教研室负责人。1980年、1987年,在永康一中教高中毕业班政治课,历届高考政治成绩均名列全省前茅。我们是他教的最后一届学生。胡老师历任浙江省政治教学研究会会员、金华市哲学研究会会员、永康政治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永康一中政教处副主任等职。

永康教育老前辈朱章台老师回忆:有一年高考,政治卷上有两道题与胡老师发的复习提纲一模一样,共20分。学生欣喜若狂,走出考场后,立刻把胡老师抬起来往高空抛,嘴巴大喊:胡老师万岁!

1982届校友吴崇坚感慨地说:每个听过他的政治课的学生,都对胡老师的敬业和忘我奉献精神很敬佩!1982届校友徐宝媛当时是班上的政治课代表。1982年,她的高考政治成绩89分。她深深感谢胡老师的教诲。校友吕观德先生说起“人才难得”的故事:早年,胡老师在一家出版社当编审。据说,当年永康为了留住他,用两名教师调换。

1987届文科班班长胡青记得当时政治课的学习是最轻松的,一切得益于胡老师的人格魅力与学识。1987届文科班同学胡晓霞感言:胡老师让我受益更大的,还是他教授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让我受益一生。老师夏跃中留言:胡明老师热爱学校、热爱学生,勤学善教,也是永康一中教师的榜样。

我和胡老师经常书信往来,鸿雁传书,师生情深,这是美好的回忆。

胡老师是一个博爱的人,他对学生的爱是那种广博而又细腻的爱!学生对胡老师的爱也是绵延不尽的。胡老师在金城路的寓所,我数不清多少次来过这里。我还带着文科班同学来看望胡老师,当时他谈笑风生的情景,记忆犹新。

胡老师生前最后的住所,今年7月在黄岩区块拆迁中成为历史,化为尘埃。我和胡老师的女儿胡喜平(1988届校友)提出一个请求:把胡老师用过的两个书柜留给我吧。睹物思人,我将以胡老师的精神永远激励自己,胡明恩师,明鉴哲人。锦堂骄子,陋室书馨。巍峨东岳,窈窕飞凤。谆谆布道,娓娓传经。高山仰止,望峰息心。学而不厌,诲而不倦。耄耋之年,气爽神清。人生苦短,黯然伤神。为人师表,风范长存。一生襟怀,日月长明。



手把手教绘画 张丽江 摄

师者传道

□郑凌红

找笔记本,找20多年前的笔记本。前年在找,去年在找,今年还在找。不是闲得慌,而是在寻找那些年的快乐和感动。很多旧物,会帮你回忆起如烟的往事。但我知道,那些笔记本如同射出去的箭、沉到海里的船、钻进地缝的老鼠,再也回不来了。

笔记本是读初中时的记录。那是真正的笔记本,不是现在所理解的笔记本电脑。那些年里,和班上几个调皮的男生,先用圆珠笔或铅笔在课本的顶端、底部和侧边的空白处,趁着上课无聊,或是自以为听懂了之际,偷偷记下各任课老师的名言。老师们浑

然不知,以为我记得很认真,我有时候却又热情地投以灿烂的笑容。的确,那些刹那之间从老师嘴里吐出的言语,闪着智慧之光,哲学之光,幽默之光,给了我乐开花的感觉。我也虔诚地在课后,花了较多时间誊抄到笔记本上,以便在夜深人静之际回味,在寝室里吐露出来,成为睡前的幽默调料。

记得班上有一位数学老师,就长相而言,像极了周星驰电影里的火云邪神。他比较严肃,但教学水平很高。作为冷幽默的教师代表,他在我们班里,成了课堂上不经意就炸开的开心果。比如,谁上课开了小差,他不慌不忙地

拿一根粉笔,趁同学们不注意,借着手指的默契配合,借着慢悠悠地在一排排的课桌间踱步,瞄准了昏昏欲睡之人,瞄准了眼神恍惚之徒,使出“弹指神功”,让额头留下了粉笔印,让心头留下了惊堂木一般的警觉,产生如坐针毡、度秒如分的约束感。当然,班级里还是几多欢喜几多愁。老师说,我的粉笔可是比拉面还弹,弹得多了,你们就清醒了。读书和做人一样,必须时刻保持清醒。时光一晃而过,那位老师至今没有再见过面,但我觉得,留在记忆里也很好,那时的时光,没有遗忘便是不易,不必刻意去按下返回键。